

彩色插图珍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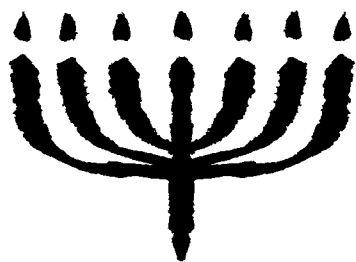
世界犹太人历史

从《创世记》到二十一世纪

HISTOIRE UNIVERSELLE DES JUIFS :
DE LA GENÈSE AU XXI^e SIÈCLE

[以色列] 埃利·巴尔纳维 主编 刘精忠 等 译 黄民兴 校注

HISTOIRE UNIVERSELLE DES JUIFS :
DE LA GENÈSE AU XXI^e SIÈCLE



世界犹太人历史
从《创世记》到二十一世纪
彩色插图珍藏本

[以色列] 埃利·巴尔纳维 主编 刘精忠 等 译 黄民兴 校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记》到二十一世纪/[以色列]巴尔纳维主编;刘精忠等译;黄民兴校注.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300-08050-5

I. 世…
II. ①巴…②刘…
III. 犹太人 民族历史
IV. 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5880 号



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记》到二十一世纪(彩色插图珍藏本)

[以色列]埃利·巴尔纳维 主编

刘精忠 等 译

黄民兴 校注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8879833

编辑热线:010-88879860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规 格 210 mm×29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1.2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21 000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译本代序

不经意间,历史的车轮驶入第三个千年又多出几个年头了。随着日子在笔尖的沙沙声中悄悄逝去,对于业已成为往昔的个别或所有日子的追忆与反思,就成了当前或历史上人们视野里的一段段“历史”。

犹太民族作为人类社会大家庭中最优秀的成员之一,时至今日,对人类文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早已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和尊崇。众所周知,历史上以犹太人为主体的所创造出的希伯来宗教文化同古代希腊文化一起,成为塑造现代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两大源泉。远的不说,上一个千年转交之际,在人们的印象中,过去的一千年里,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对于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两位天才人物——爱因斯坦和马克思,都具有犹太血统和文化背景。与此同时,与这种巨大贡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伟大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受过的巨大苦难同样让正直善良的人们久久难以忘怀。显然,要了解人类文明和历史在过去甚至未来的发展,离开犹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几乎是行不通的。

幸运的是,对于国内学界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以关系的逐步发展,对犹太历史及文明的认识和相关研究取得了毋庸置疑的长足进步,涉及犹太历史、文化、哲学、宗教及政治或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知识性和专业性著作也层出不穷。然而,正如《世界犹太人历史》这部著作的主编埃利·巴尔纳维先生所说的那样,“因为犹太人近两千年来居住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因此,他们的命运总是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由此我们看到,一方面,犹太文明的丰富内涵确实让人为其博大精深而感叹;另一方面,这也使得研究犹太历史上的具体问题,需要对其他诸多文明个体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因此,此类研究永远不可能有能令学者们感到大体满意,以至可以懈怠的时候。这一点,我们在犹太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专业性学习、认识和研究中,有着越来越深刻的体会。

就犹太历史的认识和研究而言,埃利·巴尔纳维先生主持编撰的这本《世界犹太人历史》很清晰地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这本集体编撰的著作对于整个犹太历史的把握,除了内容丰富、涉及范围极广之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处理得条理有致、层次分明。同时,在整体篇幅的分配上,又

按照不同的主题,做到了繁简结合,疏密得当。这在目前我们所见过的犹太历史类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其二,由于犹太人在人类文明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跨度巨大,他们所涉及的历史和生活也有着诸多不同的层面。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把握犹太人历史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本著作采用了正文、地图、年表和插图相结合的新颖编排方式。其中,地图和年表的制作精细入微,相当少见,可为专业学者或一般读者提供最大程度上的便利和参考。

其三,在叙述视角上,这本书的作者很少采用通常犹太历史写作中的笔触,并未太多地从犹太人历史上的苦难立场去讲述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而是尽量站在中立、详实的研究角度叙述历史。在面对着多多少少现实政治烦恼的今天,作者在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文化自觉”,相形之下,亦属难能可贵。

其四,准确地说,这是一本最大限度包容知识性特色而又严格遵循学术性规范的历史著作。无疑,这主要得益于这本书的作者都是专业的犹太历史学研究专家,正是他们的工作确保了这本著作在学术规范和学术价值上的水准。与此同时,考虑到普通读者对于犹太文化背景的知识性需要,对于涉及犹太历史及信仰等领域的专门术语,书的最后还以详尽的词汇表做了简洁、准确的诠释。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关乎犹太历史和文明的进一步认识和研究,相信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传统中国文化在未来的转换与新生,都会有着不同一般的时代价值和文化借鉴意义。有鉴于此,衷心地祝愿这本著作及其他研究成果,能够更深入地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借鉴以及自觉和发展。

是为序。

傅有德

2007年3月18日

于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有太多的历史却没有足够的地理区域——以赛亚·柏林先生试图用这句话来概括犹太人的困境,而当我阅读这本书的校稿时,也时常会想起这句名言。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地理区域?只要看一眼这本图录就会发现,绘制犹太人历史进程的地图,实际上是绘制涵盖整个地球表面的地图。的确,对一部犹太历史节略本有兴趣的绝不应该限于犹太读者,而应该出现的是相反的情况。正是因为犹太人近两千年来居住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因此,他们的命运总是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负责这项工作的历史专家们,一直在努力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保持在最高水平,并避免使用可能疏远普通读者的某些专门“术语”。这本书可以作為一部连续不断又前后一贯的叙事著作来按顺序阅读,同时每一章也可独立阅读,它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双页:给读者提供透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问题或基本的神话故事的正文;将历史事件的叙述置于一定空间背景的地图或地图组合;以适当的时间顺序整理的历史编年表;最后还有插图,这些插图不仅是为了装饰正文,更希望有助于读者对正在讨论的问题的主要方面获得视觉形象。对犹太人历史编年的介绍,常常被一些追溯与主题相关的历时性题外话所打断,其内容包括:移民的流动、手稿艺术、一神教的观念、宗教禁忌、政教关系和“流浪犹太人”的传说等。此外,正文前三篇引言性的文章,前两篇分析了犹太人的时空观,第三篇则概括了犹太民族的主要人口变动,而这个民族曾被许诺其人口将“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创世记》,22:17)。

一本书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选择,有些选择是极其痛苦的。我们的第一个决定是,这本书将是一部犹太人的历史,而不是犹太教或犹太信仰的历史。这个决定不是一个空想的假设,它建立在历史推理的基础上,正是这一推理奠定了整个项目的合理性。毕竟,一个人又怎样能够在没有以色列人存在的前提下构想一部以色列人的编年史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以赛亚先生的话,他所谓犹太人极度缺乏的“地理区域”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的(此处“国家”也可译做“民族”——译注)地理区域”。总而言之,就是有太丰富的历史而没有相应的国家存在。

然而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时,我们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在这样一幅试图覆盖世界犹太人历史——从乌尔到纽约,从巴比伦到特拉维夫——的画卷中,应当把哪个地方给予以色列国呢?换句话说,是否能够避免把“民族”视角变成将犹太人四个千禧年的历史描述为不可避免地导致特定终结——这一终结从回溯的角度看,将会为这整个历史赋予前定的意义——的目的论叙述呢?进一步讲,是否能够避免或抵制犹太中心史观呢?而且人们怎样才能做到萨洛·巴龙(现代美国犹太历史学家,他关注的主要是历史上犹太人与周围环境的积极的相互影响,而非他们所遭受的迫害——译注)半个多世纪前在其不朽名著《犹太社会与宗教史》中努力去做的那样——将犹太人历史同经常与之相连的滂沱的泪水相分离呢?

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的神话(所有民族运动都源自它们自己的神话)倾向于将两千年的放逐视为穿越黑暗污浊的隧道的艰难跋涉,这一隧道即漫漫“中世纪”,而以民族的“复兴”为终结点。很显然,今天不再用这一方法来理解大流散了,在此我们也试图将其恢复原貌。虽然用欢快的语言去描述往往是悲惨多于幸运的历史并非易事,但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抵制这种陈腐的思维观念,即将犹太历史看成是一系列的不幸、集体屠杀、民族救赎或是“他们”和“我们”的故事。“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民数记》,23:9)——巴兰的预

前言

言毫无疑问构成了故事的核心，但不是整个故事（据《旧约》，巴兰为摩押国的巫师，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途中，摩押国王请巴兰诅咒以色列人。巴兰根据上帝之命，反用诗歌四次为以色列人祝福，所引《民数记》诗句即为巴兰的诗歌——译注）。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犹太人历史》。我应当向使其出版成为可能的所有人致谢，我也受惠于巴黎的阿歇特文学出版社，尤其是弗朗索瓦·西贝耶尔·拉瓦勒，他除了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外，还是一个乐于助人且宽容待人的朋友。我也要感谢皮埃尔·维达尔-纳盖，他卓越的学识让我们避免了许多易犯的错误。在构思和执行这个项目的以色列，我还得感谢特拉维夫图书公司的人们，首先要感谢编辑穆利·梅尔泽和执行编辑丹尼·特拉兹。没有这两位同事，这项冒险不仅不会那么愉快，而且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后就以个人摘记来结束吧。如每一项集体事业一样，本书各个章节的观点属于作者个人，但最后由我总负责。阿克顿勋爵（英国历史学家，出版有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译注）曾表示，他希望以那种能够同时投合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的方式来描述滑铁卢战役。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极好的想法。但与滑铁卢不同，以色列的任何一场战争时至今日仍会导致狂热和愤怒的争吵，我既不愿意挑起事端，也从未指望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很多人会对一些章节提出异议，而他们的理由证明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避免的，就我们的职业而言，只有经过证实的事实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的意义则由解释决定。

埃利·巴尔纳维

关于英文版

这本图录完成于以色列，却是由法国出版商和以色列学者联合构想的。将法文版变成英文版涉及的不仅仅是翻译，所有概念及其联想都得调整成对英文读者具有意义的习惯用语。同时，我们也尽可能地保持每个作者以及本册总编的个人精神风貌、风格及意图。不用说，当我们要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时，常常会遇到巨大的困难。

要洞察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必要对该国的语言逻辑有某种熟谙。因此，正文特意参考了犹太人的概念，并使用了希伯来术语，通常顺便说明了其含义。读者翻到第299页的词汇表时，也会发现它是很有用的，它在有关重要的观点、关键的人物或事物上提供了简明扼要的信息。

我尤其要致谢松佳·拉登夫人，她一丝不苟的编辑减少了许多累赘的句子，从而使本书尽可能地连贯和紧凑。还要感谢特拉维夫图书公司的全体人员，感谢奥伦·凯纳提供的图书查阅、校对和其他有意义的帮助。

米里亚姆·伊利亚夫-费尔顿



1. 拉利·里弗斯画作《犹太史》的第二幅《马扎赫（无酵饼）的历史》，1984年。

陈规旧习有时是根植于现实的。“犹太人”(Jew)这个词无论使用时是否带有贬损之意,它都会使人立即联想到流动性——流浪和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迁移的倾向。这一联想是由有关犹太民族诞生的主要传说——族长的旅行——来传递的。“犹太人”也包含了分散之意:他们被认为无所不在,甚至在没有犹太人的地方也是如此。否则人们怎样才能解释在1652年的巴黎、20世纪60年代的波兰这些“摆脱了犹太人”的地方进行的反犹运动?很显然,整个人类社会都会迁移或散居,但似乎只有犹太人因迁移和散居的空间之广、时间之长而闻名于世。

犹太人的空间观有两大突出特点:它包含一个由多重空间而非单一空间构成的概念;在这些空间之间均为真空。换言之,犹太人的空间体验是有差别的,非连续的。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普遍适用于人类(单一空间的人类并不存在,且从未存在过),但犹太人的历史已将这一存在状况扩展到许多已定型的领域。

“我的心灵在东方(耶路撒冷),我的躯体却在西方的尽头(西班牙)。”在这一名句中,

西班牙犹太人黄金时期最伟大的诗人犹大·哈列维概括了这一多重空间及其非连续的观念——心灵的空间,身体的空间,而彼此间却是真空(尽管这一真空因为诗人本人在通往圣地的路上而被填补)。然而,犹太人的空间观超越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犹太人对“应许之地”迦南的称谓——译注)与散居地的两极性:它并非必然在两极间断裂,因为除了被海湾分离的两个地区的经历外,它也包括含有犹太人多种精神观念的其他空间,如冷漠。犹太人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空间体验在犹太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恒定因素,无论是在宗教占主导地位时,还是受控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或近代世俗意识形态时。犹太人的意识在物质空间(如出生地)和参照空间(如祖先的故乡、希伯来语等)之间不停地游移,这种变动确实构成了犹太人的空间体验。

怎样才能让人明确地理解这一体验呢?我们将试图通过两个“空间传记”的例子来解释,一个是科学家兼政治家哈伊姆·魏兹曼(1874年生于白俄罗斯的莫托利,1952年死于以色列的雷霍沃特),另一个是三个世纪

前居住在德国哈默尔恩的一个富有女商人黎珂(1646年生于汉堡,1724年死于梅斯)。总的来说,两个人都度过了成功的人生,其生平因他们著有回忆录而记载翔实。这些回忆录未必是犹太人传记的“典范”,但至少带有启发性。

为了理解魏兹曼例子中的“空间管理”,让我们翻开其自传——《试验与错误》(1949年)的前几章,这些章节描述了魏兹曼在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之前的岁月。第一段就清楚地强调了我们试图证明的论点:“我出生的小镇莫托利过去——可能至今仍然如此——屹立在一小条河的堤岸上,这条小河位于占据了明斯克省及毗邻的其他白俄罗斯省份大片土地的巨大沼泽地中。平坦开阔的田野显得枯燥而又令人沮丧,但河流、森林和湖泊使得风景还不算太差……除此之外,犹太人生活在成百的村镇里,他们好多代人以前就是那样,如同在非犹太的海洋中的零星孤岛;在他们当中,我父亲家和母亲家的(亲人)占了不小的比例。”因此,在一个连续的自然环境(“领土”)中,犹太人的空间体验是断裂的。

序言一：空间观

接下来的段落描述了孤立的“什特透”（犹太小镇）与外界的来往。对于莫托利的犹太人，由于“他们”（非犹太人）与“我们”（犹太人）之间的分离，空间并没有延伸至村庄边上。“甚至在那座小镇里，我们基本上也是分散居住的。而比物质分离更引人注目的是精神分离。我们对相互之间的思维方式、梦想、宗教、节日甚至语言都很陌生。”为避免小镇的孤立，魏兹曼的家庭如许多教友一样采取了四种“方法”：经济、规定的定居点、文化和移民（暂时的或是永久的）。

魏兹曼的父亲奥色尔·魏兹曼是一个木材运输商，能沿皮纳河、布格河和维斯瓦河远行至但泽。这使小魏兹曼的“宇宙观”比起其他农民孩子要宽广得多。通过经商开阔眼界在犹太历史上是远近闻名的现象，这里无须多言。

“从莫托利到明斯克（省会，1885年魏兹曼十一岁时学习的地方），仅有六俄里或二十五英里；但对于思维的移位来说，这段距离是很可观的。”明斯克在经济、文化方面以及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主要中心，其对莫托利的影响无处不在，因为明斯克不仅是省会（继别尔季切夫城之后），它也是俄国人指定给犹太人定居的第二大犹太城市。

“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农民的语言是一种令人费解的俄语方言。与乌克兰语不同，这种方言没有文学作品，甚至不能书写。”魏兹曼告诉我们，那里的农民都是文盲，犹太人“正相反……有着较高的读写能力”，但仅限于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我自己在十一岁前几乎不识一个俄文单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排斥。他父亲的书架上放着《塔木德》和迈蒙尼德、高尔基、托尔斯泰的著作，“墙上挂着迈蒙尼德和巴伦·德·希尔施的肖像画，耶路撒冷的哭墙和契诃夫的肖像画”。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收藏。

在白俄罗斯沼泽地这座被遗忘的小镇上，犹太人与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是否保持着联系（若非真正的联系至少也是象征性的）？五年后，在明斯克时，“我想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对于这种（俄罗斯）语言的会话与写作能力，甚至对其文学作品的熟悉程度，已超过大多数俄罗斯人。但我们真正扎根的是我们自身的文化”。那就是意第绪语，尤其是希伯来语。“例如，我从不用任何其他语言（指希伯来语以外的语言——译注）与父亲通信，尽管也用意第绪语给母亲写信，但我给父亲仅仅写过一次意第绪语的信，他退回了这封信，也未作任何回复。”

语言在魏兹曼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出生在意第绪语中（莫托利），先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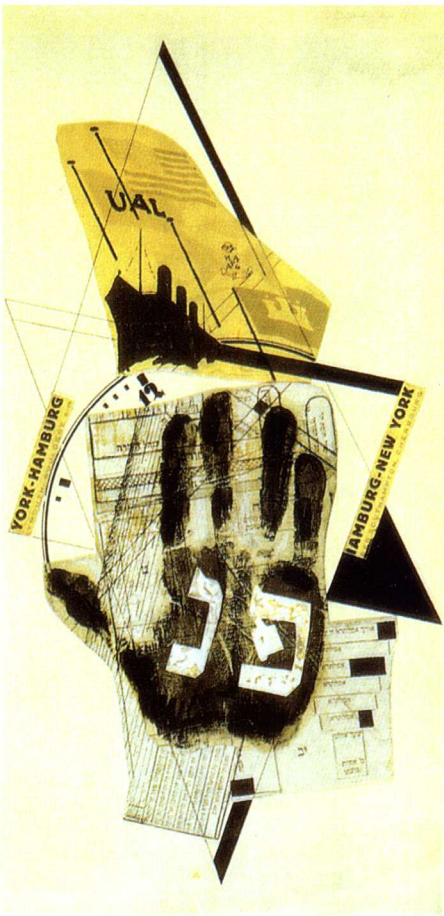
受了希伯来语、俄语的教育，用德语写了毕业论文（达姆施塔特、柏林、弗里堡），然后用法语任教（日内瓦）。1904年后，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说英语的环境中度过的（曼彻斯特、伦敦，然后在雷霍沃特）。他正是用了最后一种，即按时间排序是第六种语言写了他的回忆录，这在自传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他一生的前三十年里，每一次地址的变化都使他掌握了另一种语言。不像果戈理为学俄语抛弃乌克兰语，也与约瑟夫·康拉德将波兰语转换成英语不同，魏兹曼将语言积累起来，每一次积累都增加了他旁征博引的空间，这已为大量的信件所证明（现存信件多达三万封）。然而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有一点极其引人注目：这位起先作为移民，后来作为外交官而游历过全世界的人，在描绘风景时仅有一次写到过莫托利。

他的第一个“移民”国家是德国。当十八岁的他到达达姆施塔特附近的普丰施塔特时，魏兹曼发现了两个令人迷惑的问题。他原以为是同质组成的“他们”的空间结果却完全不同。“我心中怦怦直跳，进入了一个奇妙的

新世界，这是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世界……与我曾习惯的非犹太世界如此不同。”“我们”的世界甚至更令人吃惊，“普丰施塔特引导我进入了犹太历史上最奇怪的一章：被德国同化的犹太人”。甚至他们的宗教仪式也有所不同：“这不是我在家乡所熟知、所深爱的正统做法，它是枯燥的、不真实的，没有民间背景，它缺少温暖、快乐、色彩和亲切。它没有渗透到师生之间的生活中，只有从外界强加的冰冷训导。”魏兹曼逃回了家乡明斯克。在他第二次到柏林的出国历险中，他再次面对一个由俄罗斯犹太学生组成的移民区——“隔都”：“对于我们犹太学生来说，这是存在于时空外的一个奇怪世界。”尽管“在我的柏林生活末期，我们与这个城市的部分犹太社团建立了一定联系……但这两个世界的隔阂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如往常一样，唯一例外的是语言。如同在明斯克，犹太学生一头扎进当地语言的学习。由此形成了一些年轻人的圈子，他们的家庭生活使用意第绪语，交友和思想使用俄语，乌托邦梦想使用希伯来语，文化生活使用德语。但正是他们起而迎接历史的挑战，引导了犹太人神话般的命运，并将其“压挤进”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空间：锡安山。

来自哈默尔恩的辜黎珂作为路易十四的同时代人，毫无疑问如魏兹曼一样，喜欢采用同样过激的方法解决后来所谓的“犹太问题”。她至少与魏兹曼有着相同的空间体验。有人说她只是小商贩，其他人则称她为原始资本家，她既没有游历过五大洲，也没有跨越过七大洋，但她旅行去过很多地方。当她偶尔待在家里时，其空间是很清晰地划定的（我们通过其描述才对此有所了解）。她的空间体验在某些方面甚至比魏兹曼的还要破碎得多，它们由三个明确的范畴组成：经济、家庭、民族。

在经济层面，辜黎珂只知道一个空间：北欧和中欧（她常称之为“阿什肯纳兹”）。她与丈夫哈伊姆定期去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莱比锡、不伦瑞克的主要集市，他们的商业网扩展远至北方的哥本哈根，东北的但泽和斯德丁（“我们将约十五岁的儿子纳珊·塞加尔派到斯德丁去查看那儿的情形，并开始运送大包的白银。很快这些东西被铸成银币，我们则收到斯德丁的‘德里特尔’，可以立即将其在巴黎股票交易所出售，赢利颇为可观——约为2%”），东方远至布拉格（“在布拉格的一次破产使我们损失了一千五百德国银币”），东南至维也纳，西边远至阿姆斯特丹，他们甚至有计划将商业拓展到英格兰。



2. 埃利泽·利西茨基的拼贴画，爱伦堡于1922年出版的小说《船票》中的插图。画在手（手本身是古代希伯来象征）上的两个希伯来字母是铭刻在墓碑上的文字“下葬于此”的首字母。

序言一：空间观

我们并不完全知道魏兹曼的完整家谱，但毫无疑问，其姻亲居住在同一个镇子上，其家人最远也不过是住在附近的城镇和村庄。然而，辜黎珂家族遵循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出于明显的人口统计方面的原因（德国的犹太社团比俄国的“栅栏居住区”内的社团要小得多）（“栅栏居住区”系俄国指定的犹太人居住区，主要在波兰——译注）和社会经济原因（与辜黎珂的商人家庭地位相比，魏兹曼的亲戚只是“小人物”），17世纪为家庭而决定联姻的这位犹太女性的行为方式使人想起的是“旧制度”（原文为法文，指1789年前的法国王朝——译注）下的上流社会，而非魏兹曼的家族。她的回忆录详细描述了每一次订婚前的商谈。辜黎珂自己嫁到了哈默尔恩，她的一个兄弟娶了布拉格社团权贵的儿子，一个姊妹许配给了来自埃默里希的犹太人，另一个嫁给了来自波恩的犹太人。一对儿女婚配到柏林，另一个儿子娶了维也纳本海默家族的女儿并最终留在了汉堡，三儿子、四儿子和五儿子分别在哥本哈根、班贝格和拜尔斯多夫成亲，三女儿和四女儿嫁

到阿尔托纳和梅斯。当辜黎珂自己准备再婚时，“人们建议我与全德国最显赫的人物联姻”。因此，如我们所看到的，其经济空间与婚姻空间是重合的。在注定将成为德国领土的范围内，她没有跨越其南部边界，而斯图加特、纽伦堡和慕尼黑在这一边界之外，似乎她只能在卢特恩的领地内经营。

但是，“空间”的概念容易误导人，因为它使人想到连续性，而这正是辜黎珂的回忆录描述中所缺少的。对辜黎珂来说，什么是“家园”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随着她的家庭到克莱沃，她最大的女儿将要出嫁到那里。他们从阿尔托纳乘船到阿姆斯特丹，并寄宿在一个犹太合伙人家里，顺便打点生意。结婚典礼后，辜黎珂去埃默里希凭吊了她姐姐的墓。接着，全家人启程回家。随后，他们再次因生意而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十五天。罗什·哈沙那（犹太新年）前夕他们到达代尔夫宰尔，与一个来自汉堡的犹太人住在一起。在埃姆登，他们与哈伊姆的堂兄弟住在一起；在旺格奥格，他们又与哈伊姆的另一个堂兄弟度过了赎罪日，然后又从那儿

到了哈伊姆父母居住的汉诺威。由于那里没有更多的亲戚可拜访，也没有生意可料理，他们感到极其无聊。很明显，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空间”，而是到处都很分散的点，在这些点之间是无事可做的虚无空间。换言之，辜黎珂并不了解德国，她实际上也“看不见”它。对她来讲，唯一真正存在的地方是那些她能找到生意、亲友和教友的地方。

然而，有三个地方对辜黎珂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梅斯、波兰和以色列地。其中，每处都是一个“别的地方”，它们能定义她的空间——姻亲、经济、文化和情感的空间。在梅斯，她主持了有关自己一个女儿的婚姻协商，同时却暴露出她在文化理解方面的极度匮乏。当她本人再嫁时，她在梅斯定居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有关她生平的最后两章充满了悲戚之情，表达了一种错位感：梅斯的男人们竟戴着其式样源自巴黎的假发；更奇怪的是犹太人将他们的商业纠纷提交给非犹太人的法庭裁决。因此，德法边境成了她宇宙的边缘。

同样，这也适用于东部。辜黎珂的空间是由地缘政治状态界定的，其边界也是犹太化的、有弹性的。她与波兰的犹太人既没有姻亲也没有生意。波兰是一片灾难之地：辜黎珂两姊妹的丈夫在1648年的集体屠杀中遇难。但它又是一片知识的净土：辜黎珂不止一次提到过她的一些家庭成员，他们要么去过波兰的一所“耶希瓦”（犹太经学院——译注），要么是在德国受教于波兰裔犹太教师。然而，波兰的贤人（sages，古代犹太《圣经》学者的一种称号——译注）与其国家有着相同的理念。辜黎珂的一个儿子在利萨即莱什诺成了拉比的人质，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是在波兰，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将需要花上十倍的金钱。因此，亲爱的母亲不要因为一点小钱而抛弃您的孩子，不要让我落入他们手中，因为要从他们那儿逃脱是难上加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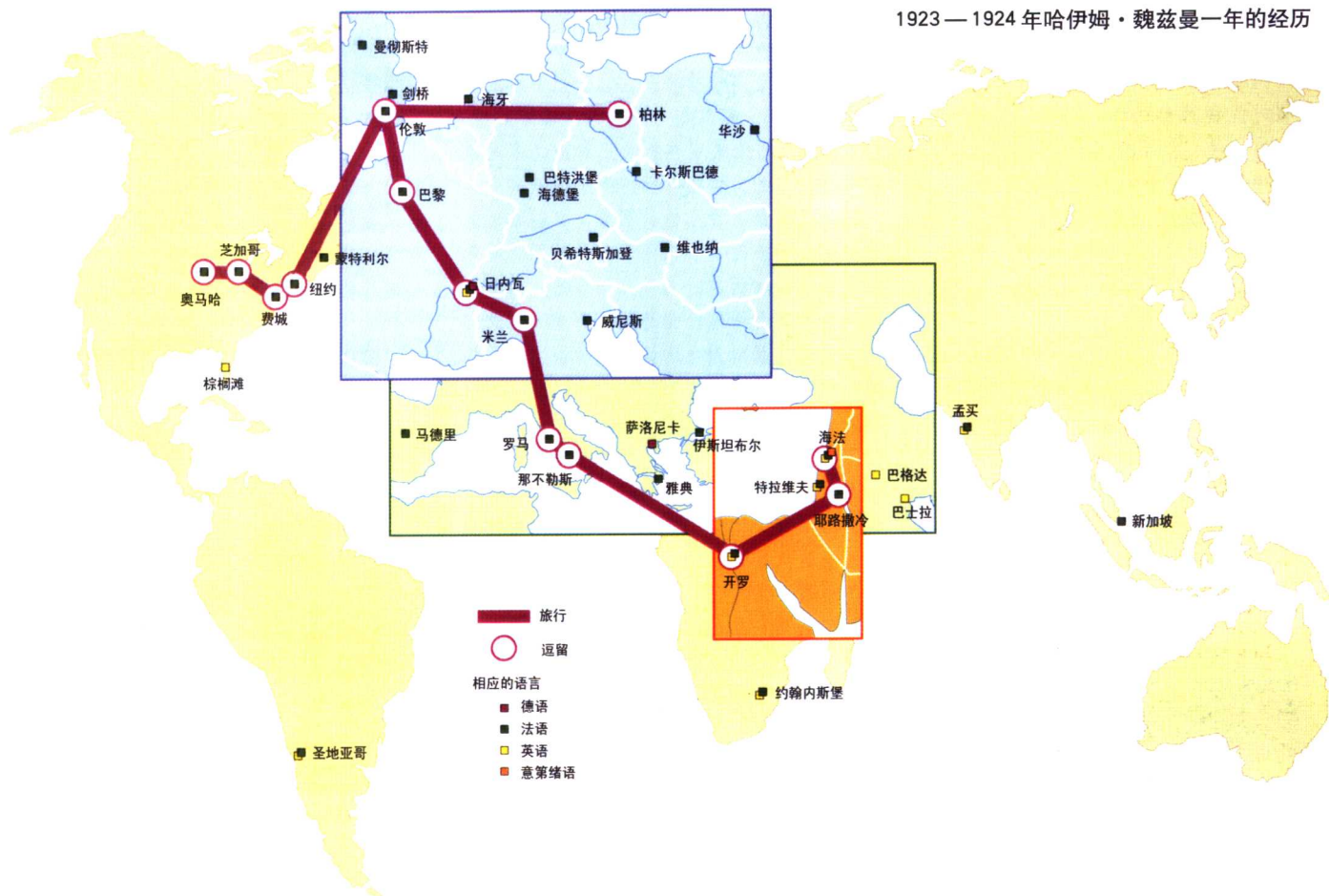
让我们来作一个小结。辜黎珂的“地图”明显带有德国地图的所有特征，但实际上它仍是犹太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在那时（可能有些自相矛盾），只有犹太人才能真正体验“德国”。还在俾斯麦前的两个世纪，辜黎珂就已居住在以普鲁士为中心联合起来的土地上，在这个德国，公国、公爵领地和自由城市之间的边界根本不存在，因为她从未意识到这些边界。就像数个世纪后，一位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对托马斯·马萨里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译注）所说的：“你们当中要么是捷克人，要么是斯洛伐克人，只有我们



3. 埃及的劳工，犹太画家约瑟·莱普尼克作。载逾越节的《哈加达》（犹太教典籍，此处指举行逾越节家宴时用的书——译注），汉堡，1740年。

序言一：空间观

1923—1924年哈伊姆·魏兹曼一年的经历



犹太人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对于辜黎珂来说，当波兰代表了灾难与知识时，巴勒斯坦则是过去与希望的化身：“我应当抛弃这个世界的虚荣，带上仅有的家产，到圣地去居住，真正做一个以色列的女儿。”但她并没有朝这个虔诚的愿望迈出一步。在她的回忆录里，如同在所有犹太人的精神世界里一样，以色列的地位远非清晰。政治复国主义及在此之前的好斗的弥赛亚运动将这种虔诚愿望付诸行动，因此，他们对这一夙愿的实践比大多数犹太人来得更为现实。例如，辜黎珂与萨巴泰冒险者的骚乱保持距离。魏兹曼也记述了一个广受欢迎的布道者的命运，这个人从明斯克来到美国定居：“他在几年前以八旬高寿去世，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英雄时代，他是其中一位与复国主义保持最后联系的人”，好像巴勒斯坦与美国完全可以互换，并与犹太复国主义有着同样的联系。

在结束语中，我们将提出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涉及“根基”，另一个则关乎现在。魏兹曼和辜黎珂是连根拔出，还是没有根，还是有很多根的人？换句话说，他们

的多重空间是否使他们对空间问题很敏感，或者相反，他们对空间问题十分冷漠？也有可能是犹太人为了能够承受那样极端的碎裂，不得不中和物质意义上的空间，从而生活在隐喻的空间里，如过去、语言、《圣经》、特选子民的天命、应许地和在社会主义、物理学、音乐等方面的空间。很明显，正是这些无形“空间”的存在才使他们能够生存。因此，将那样一种“精神状态”完全归因于流放生活是错误的。毫无疑问，犹太史上不具实体的空间源于书面文字对人的塑造作用：如果说魏兹曼从未花工夫去描述过一个景点，辜黎珂从未“看到”德国，那是因为他们们的精神世界是由与实际现实相分离的文本所形成的。《圣经》和《塔木德》的内容如此栩栩如生，一方面使人们想起了圣地，另一方面也想起了现在男男女女生活在其中的国家。从襁褓时开始，他们的头脑中就充斥着那些与他们完全脱离的自然风景、动植物和现实的形象——在莫托利的这些人有谁见过骆驼和无花果？这一塑造对于物质空间意识的形成大概不是最好的方法。

对于这一“异物”来说，现代世界提供了

两种解决途径：世俗化，它消除了意象与现实分离的根源，如《圣经》；另一方面是犹太复国主义，它提供了将“心灵”与躯体相结合的可能。然而，犹太人的空间观并没有正常化，“异物”只是简单地移了位。在当代的犹太世界，孤立的小镇模式首先适用于以色列国。作为专制海洋中的民主孤岛，东方沙漠中的西方式绿洲，或者是其腹地另处他处的受困的城堡，以色列是在隐喻的意象中而不是在物质空间中寻求合法性。

“我的身体在东方，我的心灵在西方的尽头”——哈列维诗句的倒置似乎更适合以色列的居民。他们不是简单地经受着乡下人对都市生活的梦想综合征：甚至当以色列人追随他的“心灵”到达巴黎、伦敦或纽约时，他仍感到留下了一些感觉在后面的特拉维夫。目前，差异性的非连续空间所引起的心灵戏剧的主角，不再是在散居在外的犹太人，而是以色列人。

序言二：时间观

是否有一种观念可视作“犹太人”的时间观呢？从犹太人对中世纪以后历史的态度可以判断，很明显有这种时间观。犹太人从未将时间视为前进的，而是认为时间是一条断裂的线，其组成部分——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被看做一个连续的进程，其中某一阶段也并非继其先前阶段而来。犹太人的历史也不是一个进化过程，而是一出由三部分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幕都自成一体。

过去是一个荣耀的时代，那时，犹太人经历着集体存在并能够完全表达他们的民族认同。在中世纪，有哲学倾向的犹太人认为自己在道德上（然而未必在知识上）逊色于前人。这一自卑情结并非仅仅是中世纪流行的将历史视为不断衰退的过程这一观念的反映，



1. 以利亚的杯子。在流亡中，这位先知被认为是弥赛亚的预言者。波希米亚，水晶制，19世纪。

而且是一种特定的“犹太”信念，即古代的希伯来人享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政治独立的优势，“当代犹太人”的精神资源却因流放和分散而被消耗。

“当代”是一个长期流散的时期。它开始于一个有精确记载的时刻（第二圣殿毁灭时），但其结束则掩映于雾霭中（因为拉比犹

太教拒绝所有末世论的推算或详细的末日描述）。无论审判和流浪的苦难是上帝计划一部分的表示，还是恰恰相反，它是上帝隐退的证据，“当代”都只是一个无关主旨的插曲。

犹太人的未来观在所有三种观念中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它在其独特的集体精神中也是最持久和最具矛盾性的因素。日益临近的宇宙巨变将会改变犹太人的存在本质，对此巨变缺乏耐心的期盼与顺从结合在一起，即承认这些事件可能会推迟至世界末日。这与临近的未来是对过去的回归（政治主权的恢复）还是对所有存在过的事物的超越无关，其获得也与下面一点无关：是通过上帝的干涉而启示性地跳跃到一个非历史时代，还是如同“现实的”弥赛亚运动所规定的那样，仅仅由人类自身的努力完成，从而与当前的现实没有太大区别。

问题的关键在于，拉比犹太教采纳了一种建立在两个看似不相容的态度折中的基础上的未来观：一方面是许诺在可预见的将来获得拯救的救世论；另一方面又制定了一个策略，这一策略（如同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的）通过提出“怎样”拯救而不是“何时”拯救的问题，来确保避免苦难的历史经历。显然，这一折中方案强大得足以成为犹太文化的固有元素：疯狂地寻找即将获得拯救的迹象，同时又谨慎地预防面对拯救延迟时幻想破灭所带来的痛苦。

从第二圣殿时期到19世纪的犹太文化几乎没有产生过历史学的著作。这种对历史明显的冷漠是否是断裂的时间观以及视过去、现在、未来为非序列性时期的结果？对此，人们经常引用迈蒙尼德对有关《塔木德》的小册子《桑希德林》的评论：“这纯属浪费时间。就像在阿拉伯人中发现的那些书一样，它们描述了历史事件、列王政府和阿拉伯的宗谱，或是歌曲集和相似的著作，它们既没有智慧，对身体也毫无益处，仅仅是浪费时间。”这一段话经常被一些当代学者解释为受到希腊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这一哲学认为个人对科学的探究百无一用。其他人则宣称，这些话证明了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犹太文化代表迈蒙尼德对历史漠不关心。

然而，对理解犹太人于历史的态度，这一段话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首先，因为迈蒙尼德像许多穆斯林哲学家一样，他担心历史记叙可能会赞成对杀戮的颂扬和对无意义战争的崇拜，因而伤及道德教育。其次，是因为迈蒙尼德赞同哲学家对某种人道主义文化的否认，后者认为诗歌和历史有着重要意义。哲学家们认为，这些有关逸闻趣事的著作仅仅是毫无意义的精神产品，对真正的知

识绝无贡献。

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基督教欧洲，确实有很多博学的犹太人表明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著作不比探险小说好，无异于既不能启智又不能育德的通俗小说。一些人坚持说，这些历史书充其量只能为那些在艰难的宗教研究中耗尽智慧能量的人（他们应当如此）提供一种新鲜的消遣。但同时，对历史著作的这种讥讽不应当被解释为对过去的漠视。

在16世纪，文艺复兴的影响带来了巨大



2. “谨记以撒的祭品，请怜悯今天他的后代”。此为“罗什·哈沙那”（犹太新年）中的一句祈祷词。摩西·米斯拉希·沙（德黑兰，约1870—耶路撒冷，约1930）作插图。

的变化，对小说的好奇和兴趣现在已不再必然被认为是一种肤浅。例如在1525年，亚伯拉罕·法里索尔在一本有关地理、宇宙和历史的书——《奥霍特·奥拉姆》——中明确表示，他想用“真实的新老故事”来娱乐忧郁的读者（但同时也谴责了描述古代从未发生过的战争的胡编乱造的诗歌和故事）。布拉格的大卫·甘斯在1592年写了一本名为《泽马赫·大卫》的希伯来编年史，这本书讲了“很多新旧”话题。很明显，作者的意图之一就是娱乐读者。甘斯在《序言》中指出，书的第二部分涉及通俗历史，专门给因日常烦事而负担过重（“如我一样的家长们”）的人讲故事。换句话说，历史被认为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能使因养家糊口的艰辛而负累过重的人减轻疲劳，就像它能让因流放的苦难而变得精疲力竭的民族减少痛苦一样。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学家提出，历史不仅是娱乐的合法形式，也是安慰的源泉：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将为他们的主题选择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迫害与拯救的循环证明了神圣上帝的恒久存在。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好奇心推动历史学家跨越其在《序言》中勾勒的界限。16世纪

序言二：时间观

的犹太历史学家在向读者的致辞中，列出了若干从事历史研究的理由，这与文艺复兴时代非犹太的人文主义者提出的理由相似。他们也很快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及写作方式。

以利亚·凯普萨利在1523年克里特的鼠疫流行时期写了一本名为《赛德尔·伊利亚胡·祖塔》的书，作为消遣的一种形式。这本著作是一部到凯普萨利时代为止的奥斯曼帝国历史概述，尤其涉及犹太人。凯普萨利的陈述清晰有序且有着良好的结构，他甚至说明了资料来源，其中很多只是口述史料。大卫·甘斯则忠实于中世纪编年史的风格，他准确地注明了书面的资料来源，而且在编年史的精确度上一丝不苟。杰达利亚·伊本·叶海亚出生在教皇国城市伊莫拉的一个显赫的葡萄牙流散家庭，他于1586年出版了一本博学的犹太史概要，其中还有其他的话题：耶路撒冷的圣殿平面图、重量单位和货币、语言的起源、科学史、天堂与地狱、魔法与天使等。最后，阿扎利亚·德罗西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犹太学者之一，在其名为《梅奥尔·艾纳伊》（1573年）的著作中使用了漫谈和添枝加叶的技巧，其中包括大量的小品文，以方便读者对复杂历史问题的阅读和理解。

德罗西广泛地利用了当时比较语言学的批判性方法。例如，他将涉及狄度（罗马皇帝，公元79—81年在位，曾征服耶路撒冷并毁灭圣殿——译注）之死的各种《塔木德》传说，与罗马历史学家记叙的说法及有关邪恶国王命运的古代传说相比较。德罗西依靠犹太和非犹太的文献资料及硬币铭文，急于证明在《旧约》原始的希伯来文版本和希腊文“七十子译本”之间存在一个居中的阿拉米文版本。对他而言，使用文艺复兴时代比较语言学家们所发明的方法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这样做，也只是把在中世纪犹太学者的“开明”圈子里一直很流行的方法运用于新的知识领域。在有关迈蒙尼德的争论中，人们反复提及一种态度，即“人们只应当听从真理”。换句话说，只要哲学命题是有效的，其作者本身就无关紧要了。中世纪的犹太思想家同意流行的观点，即知识是逐渐积累的，能够被无限检验和改进——这一观点暗示了“当代人”的相对优越性。因此，中世纪的犹太思想家们毫不犹豫地认为《塔木德》中有关天文学和数学等科学的知识已经过时。与此相似的是，德罗西也准备拒绝《塔木德》文本所提供的编年史资料，并将之视为出于无知的推测。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者在传说与历史事实之间画出的严格界线，使德罗西能够承认诸如“狄度的惩罚”等传



3. “每一代犹太人都必须自认为仿佛也出走过埃及”。本图即为对逾越节《哈加达》中这句话的象征性阐述，场景为20世纪30年代耶路撒冷来自布哈拉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的聚餐。

说的虚构本质。但将那些传奇定义为虚构想象，并不能排除将其用于道德和说教目的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学形成于19世纪早期。近代犹太研究先驱早期的著作出现在1820年至1840年之间，他们与其16世纪的先辈一样隶属于历史研究的总体复兴。在最近几十年，19世纪的早期“犹太教科学”（“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代表作受到了批评。人们指责它们倾向于收集和罗列资料，而不是对资料进行批判性分析；或者是过分关注个别的历史人物，而未能运用历史科学的新方法。那样的指责实际上过于严厉和仓促。例如利奥波德·尊兹、海因里希·格雷茨、莫里茨·斯泰因施奈德，这些19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的私人信件引起了人们对其引人注目的工作的极大敬意。他们在社会的孤立中工作，时常伴随着财政拮据，却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编辑和出版他们视之为犹太文化典范的古代希伯来著作。但大学否认他们的工作，他们也同时代的德国犹太人所忽视。然而，这一科学的历史学的作用比通常认为的意义要大得多，可以说它至少为犹太人集体记忆的开发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

新方法。

今天，犹太人的集体记忆（或对待历史的态度）看上去类似于一个封闭的领域，其中有三个互相论战的竞争派别：传统的“正统”模式，纯粹的遗忘或拒绝历史，以民族主义或革命的思想利用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本书就是尝试着对这些史无前例的历史新方法的结构进行理解并摆正其位置。希望这本书不仅能增加我们关于犹太历史的知识，还可以开创一些新方法来定义记忆与历史学家的任务之间的模糊关系。

目 录

中译本代序	傅有德 I
前 言	II—III
序言一：空间观	IV—VII
序言二：时间观	VIII—IX
序言三：人口统计	X—1
族长们的迁移 公元前 20—前 16 世纪	2—3
从奴隶到自由 公元前 16—前 13 世纪	4—5
“这些是你们应当吃的动物” 公元前 13—公元 20 世纪	6—7
征服迦南 公元前 13—前 12 世纪	8—9
士师和第一个君主国 公元前 1100—前 1000 年	10—11
一神论 公元前 2000—公元 2000 年	12—13
君主制的开端：扫罗和大卫 公元前 1050—前 970 年	14—15
所罗门王国 公元前 10 世纪	16—17
第一圣殿时期的文学 公元前 13—前 6 世纪	18—19
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 公元前 10—前 8 世纪	20—21
撒玛利亚的毁灭和以色列的流散 公元前 750—前 722 年	22—23
耶路撒冷的陷落 公元前 586 年	24—25
《圣经》中的先知 公元前 10—前 6 世纪	26—27
返回锡安 公元前 6 世纪	28—29
巴比伦和埃及的犹太人：波斯时期 公元前 6—前 4 世纪	30—31
波斯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和犹地亚 公元前 6—前 5 世纪	32—33
从亚历山大到庞培 公元前 332—前 63 年	34—35
在耶路撒冷与亚历山大之间 公元前 4—公元 2 世纪	36—37
第二圣殿时期的文学 公元前 3—公元 1 世纪	38—39
希腊化的犹地亚 公元前 332—前 167 年	40—41
宗教和社会动荡 公元前 3—公元 1 世纪	42—43
玛卡比起义 公元前 167—前 140 年	44—45
哈斯蒙尼国的兴衰 公元前 142—公元 63 年	46—47
罗马的巴勒斯坦 公元前 63 年—公元 3 世纪	48—49
希律大帝 公元前 37—公元 4 年	50—51
反对罗马的起义 公元 1—2 世纪	52—53
一个犹太教派：早期基督教 公元 1—4 世纪	54—55
从耶路撒冷到雅比尼 公元 70—132 年	56—57
犹太会堂 公元前 3—公元 6 世纪	58—59
巴尔·科赫巴起义 公元 132—135 年	60—61
拉比的著作 公元 1—7 世纪	62—63
巴比伦：犹太世界的首都 公元 3—5 世纪	64—65
《塔木德》时期巴勒斯坦的日常生活 公元 1—5 世纪	66—67
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 公元 4—5 世纪	6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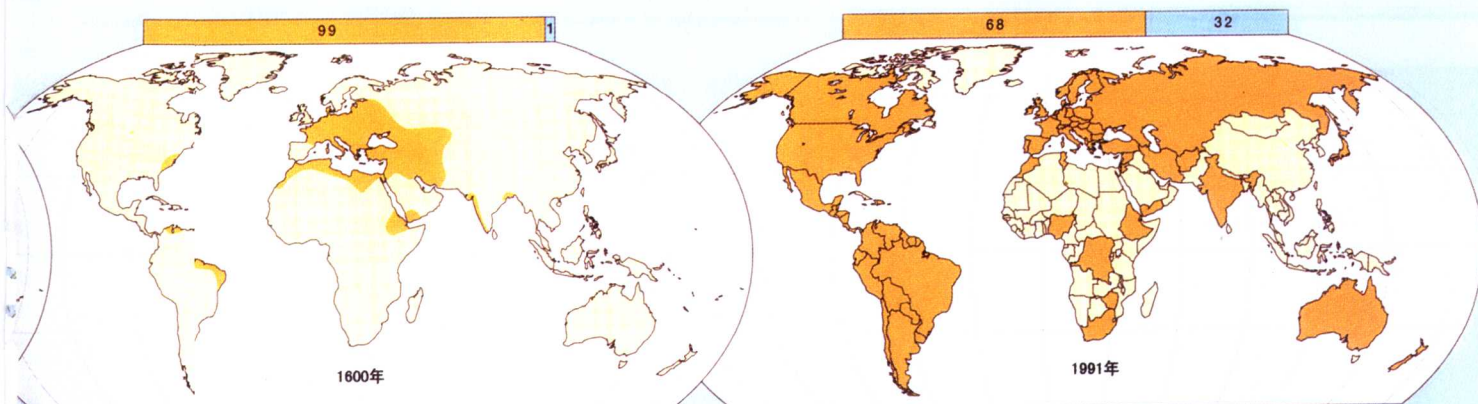
拜占庭城的犹太人 公元 330—1453 年	70—71
节日 公元前 13—公元 20 世纪	72—73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第一次接触 公元 500—632 年	74—75
处于波斯人、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巴勒斯坦 公元 7 世纪	76—77
欧洲犹太人的开始 公元 500—1096 年	78—79
四大哈里发和伍麦叶王朝 公元 632—750 年	80—81
阿拔斯帝国时期 公元 8—10 世纪	82—83
穆斯林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公元 7—11 世纪	84—85
加昂时代 公元 8—11 世纪	86—87
卡拉派 公元 8—13 世纪	88—89
秘库的世界 公元 10—13 世纪	90—91
北非的黄金时期 公元 9—11 世纪	92—93
在十字架与新月之间 公元 1085—1215 年	94—95
中世纪的科学家与医生 公元 7—15 世纪	96—97
阿什肯纳兹的精神潮流 11—13 世纪	98—99
中世纪西班牙的文学家 公元 10—15 世纪	100—101
迈蒙尼德 1138—1204 年	102—103
统治者与犹太人 1096—1348 年	104—105
基督徒与犹太人 12—14 世纪	106—107
十字军时期的巴勒斯坦 1099—1291 年	108—109
从黑死病到驱逐的结束 1348—1520 年	110—111
希伯来手稿艺术 公元前 2—公元 15 世纪	112—113
马兰内、改宗者和新基督徒 1391—1481 年	114—115
柏柏尔北非和马木鲁克埃及 12—16 世纪	116—117
东欧犹太社团的形成 13—17 世纪	118—119
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 1492 年	120—121
阿什肯纳兹马赛克 14—18 世纪	122—123
马木鲁克巴勒斯坦 1260—1516 年	124—125
意大利的犹太人 13—18 世纪	126—127
犹太音乐 公元前 10—公元 20 世纪	128—129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犹太人 15—16 世纪	130—131
马兰内大流散 16—18 世纪	132—133
波兰国王的自治臣民 16—18 世纪	134—135
犹太人的印刷业 15—18 世纪	136—137
回归西欧 16—18 世纪	138—139
英国犹太人 1500—1870 年	140—141
波兰文化中心 15—17 世纪	142—143
喀巴拉的精神历险 12—17 世纪	144—145
贵族与教会间的波兰犹太人 17—18 世纪	146—147
伪弥赛亚时代 17—18 世纪	148—149

目 录

新世界：拉丁美洲 1492—1820 年	150—151
美国犹太人伊始 1654—1820 年	152—153
波兰犹太人的瓦解 1772—1795 年	154—155
在奥斯曼统治下 17—19 世纪	156—157
在西欧的解放 18—19 世纪	158—159
法国的爱国者 1789—1940 年	160—161
“虔诚者”与“反对者” 18—19 世纪	162—163
现代经济中的犹太人 17—20 世纪	164—165
中国犹太人 11—20 世纪	166—167
在哈布斯堡帝国 1772—1914 年	168—169
犹太流浪者的传说 13—19 世纪	170—171
德国犹太人 17—19 世纪	172—173
美国犹太人：“德意志”时期 1820—1887 年	174—175
在东欧的现代化 1772—1881 年	176—177
地中海的资本主义 18—19 世纪	178—179
拉美犹太定居点 1810—1918 年	180—181
印度犹太人 公元 10—20 世纪	182—183
穆斯林国家的犹太人解放 1830—1912 年	184—185
现代反犹太主义 19 世纪	186—187
殖民主义与现代化 1830—1962 年	188—189
东欧的国家反犹主义 1825—1917 年	190—191
意第绪语：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方言 公元 10—20 世纪	192—193
移民：19—20 世纪	194—195
犹太人与社会乌托邦 19—20 世纪	196—197
犹太复国主义 1881—1939 年	198—199
希伯来语：神圣与世俗的语言 公元前 13—公元 20 世纪	200—201
犹太巴勒斯坦的再生 1881—1948 年	202—203
新的应许之地：美国 1881—1924 年	204—205
东欧犹太文化 1881—1939 年	206—207
现代巴勒斯坦 1860—1948 年	208—209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人 1914—1918 年	210—211
巴尔干社团 19—20 世纪	212—213
大战之间的苏联犹太人 1917—1939 年	214—215
南美犹太农业 19—20 世纪	216—217
美国犹太人：融合与痛苦 1924—1945 年	218—219
一个新社会的出现 1881—1948 年	220—221
波斯犹太人 公元前 6—公元 20 世纪	222—223
现代希伯来文化的创造 1881—1939 年	224—225
大屠杀的序幕 1933—1939 年	226—227
大屠杀：第一次行动 1939—1941 年	228—229

目 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巴勒斯坦 1939—1945 年	230—231
最后解决方案 1941—1945 年	232—233
奥斯威辛为何没有被轰炸? 1942—1944 年	234—235
抵抗 1942—1947 年	236—237
解放 1945 年	238—239
幸存者 1945—1948 年	240—241
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斗争 1939—1948 年	242—243
独立战争 1947—1949 年	244—245
斯大林统治下的“黑暗年代” 1939—1953 年	246—247
匈牙利犹太人 20 世纪	248—249
拉美社团 1914—1992 年	250—251
罗马尼亚犹太人 19—20 世纪	252—253
以色列国：形成岁月 1948—1967 年	254—255
也门犹太人 公元前 3—公元 20 世纪	256—257
地中海的犹太复国主义 1897—1962 年	258—259
六日战争 1967 年	260—261
犹太弥赛亚运动 公元前 6—公元 20 世纪	262—263
以色列：战争与武装和平之间 1967—1982 年	264—265
埃塞俄比亚的黑犹太人 公元 7—20 世纪	266—267
犹太人与波兰人：尾声 1918—1992 年	268—269
“美国不一样” 1945—1992 年	270—271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 1953—1992 年	272—273
东欧及中欧犹太人：脆弱的复兴 1989—2002 年	274—275
女权主义 1900—2002 年	276—277
艺术家 1900—2002 年	278—279
犹太人与基督教教会 1945—2002 年	280—281
大灾难的历史与记忆 1970—2002 年	282—283
反犹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否定主义 1945—2002 年	284—285
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 1948—1992 年	286—287
以色列国：艰难的成长 1967—2002 年	288—289
国家与宗教 公元前 10—公元 20 世纪	290—291
犹太复国主义，新犹太复国主义，后犹太复国主义 1967—2002 年	292—293
两个民族，一个国家 (1) 1917—1991 年	294—295
两个民族，一个国家 (2) 1992—2002 年	296—297
音译说明	298
词汇表	299—301
犹太史索引	302—320
图片来源	321
译者后记	322



序言三：人口统计

犹太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犹太人口的规模及分布涨落起伏的故事。其人口统计数字表明了犹太人口的基本格局：历时几千年的回复和连续，人口膨胀与衰落的循环，中心与散居犹太人之间离散和持续紧张的历史体验。与三个明确的历史时期相对应，人口数字的膨胀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以色列地希伯来王国的巩固（公元前10世纪）；哈斯蒙尼家族的掌权与第二圣殿被毁之间的历史时期（公元前2—公元1世纪）；最后是近现代犹太社会挣脱中世纪的法规限制，打破人口停滞的时期（17—20世纪）。但总的看来，在独特的犹太文明中长达数世纪之久的进化与人口数目的兴衰期并非直接吻合。

犹太人口统计史上另一个罕见的特征是令人震惊的人口流动。毫无疑问，犹太人是人类史上迁徙最多的民族之一。他们的主要知识、经济、政治中心多次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如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西班牙、奥斯曼帝国、东欧、德意志领土；近几个世纪在西方，首先是美国，最后是以色列事实上成为犹太人口的主要聚集地，从而包容了上述的主要中心。在晚近的犹太人口史上，摧毁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和由犹太人构成人口多数的独立的以色列国的成立成为标志着分水岭的两大事件。

